

诗人顾城

我是一个孩子
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SHIREN GUCHENG ZHI SI

陈子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之死

我相信等待，哪怕是，
漫长的，黑暗的，哪怕是在坟墓中。
只要那条小路活着，
落满白色和紫色的丁香，
你就会向我走来，
说出一切，就会说：我爱。
——谢烨《我不相信，我相信》



之死

SHIREN GUCHENG ZHI SI

诗人顾城

徐州师院图书馆

陈子善编



22235061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 新 登 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赵 旭
封面装帧 傅惟本
王震坤

诗人顾城之死

陈子善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6 插页4 字数143,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8—01756—5/Z · 101

定价6.60元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一代人》



顾城遗像

2012.12.16

250
10.1

顾城小传

顾城，上海市人，²⁰¹²1956年9月24日生于北京，诗人顾工之子。⁵⁶

1969年随父下放山东农场放猪，自学并创作第一部诗集《无名的小花》。1973年开始学习绘画。1974年返京，先后当过翻糖工、木工、漆工等。

1977年公开发表第一首诗《生命幻想曲》。1979年成为文学刊物《今天》同人。从此一发不可收，童心稚趣，自成一家，被公认为中国“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1980年获“星星诗歌奖”。1984年获香港“大妈指诗奖”。

1983年在上海与谢烨结婚。

1987年出国讲学，漫游欧美。1988年赴新西兰任奥克兰大学亚洲语言及文学系研究员，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诗歌。其间生子桑木耳。后辞职偕妻儿隐居激流岛，继续创作。1992年获

德国 DAAD 创作年金，1993年获德国伯尔创作基金，又获首届世界华文诗歌“临工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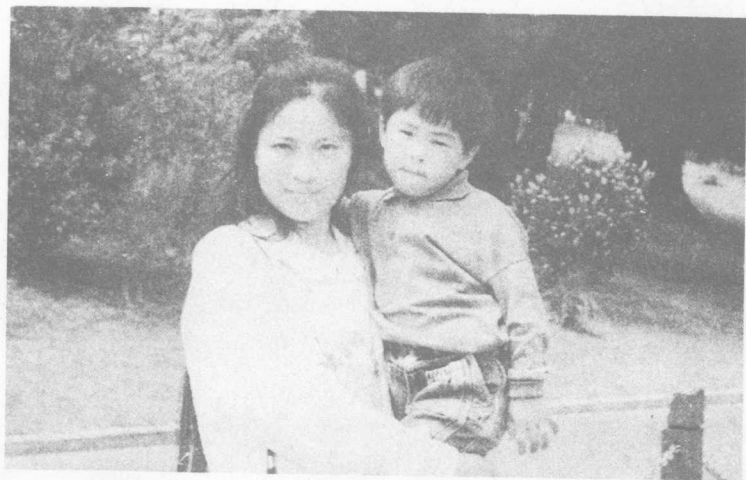
1993年10月8日在激流岛砍杀妻子后自尽。

诗作结集有《舒婷顾城抒情诗选》（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黑眼睛》（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顾城诗集》（1988年台北新地出版社出版）、《顾城童话寓言诗选》（1993年郑州海燕出版社出版）和《海篮》（即将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等。另有长篇小说《英儿》（1993年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

诗作译成外文的有《北岛顾城诗选》（中瑞文对照，1983年瑞典好书出版社出版）、《黑眼睛》（1987年法国汇合出版社出版）、《顾城诗选》（中英文对照，1988年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出版）等。



顾城与谢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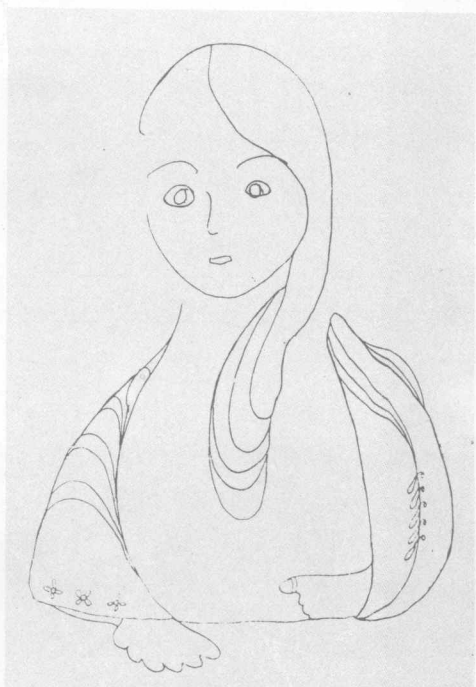
谢烨与儿子小木耳



顾城笔下的谢烨

小姐家家(英儿的变像)

顾城画



目 录

编者与友人的对话(代前言)	陈子善等 (1)
顾城的爱与死	吴 斐 (13)
失根兰花终枯萎	邱 婷 (31)
绝唱新西兰	范 泓 (33)
顾城之死	温泉信等 (36)
他在黑夜中闭上了黑眼睛	潘 宪 (47)
顾城找不到他的城	季 季 (50)
我看见顾城在中心饭店	麦 文 (55)
谢烨顾城是在火车上认识的	关愚谦 (58)
新西兰的岁月	叶宋曼瑛 (64)
《英儿》: 诗人顾城如何写小说	史 明 (68)
破碎万花筒	舒 婷 (71)
哀顾城	宫 玺 (74)
小岛上的荒原	郑愁予 (76)
顾城: 一个微笑而痛苦的灵魂	彦 火 (79)
顾城: 现代的水仙子	陈炳良 (86)
诗化罪恶: 顾城之死的舆论风向	罗长禄 (90)
泪雨中砸下的文字	程 维 (93)
天才和疯子	周蜜蜜 (96)

不幸	谢雨凝 (97)
顾城的悲剧	张文达 (98)
除他“诗”与“人”之名	胡菊人 (100)
但愿安息	舒 非 (102)
诗人之死	宗 涓 (103)
不美丽的诗	金 虹 (104)
不同情他	李 悦 (106)
说说诗人之死	戴 天 (107)
也谈诗人	徐咏璇 (109)
悼念顾城	陈若曦 (111)
童话诗人	伊 人 (113)
一个诗人的死	罗 孚 (116)
有感于顾城的自戕	璧 华 (118)
我为谢烨一哭	王晓玉 (120)
顾城之死	丁邦杰 (123)
谢烨之死	蒋丽萍 (125)

附 录

顾城谢烨情书选(1979)	(129)
顾城和诗	顾 工 (147)
他	谢 烨 (155)
顾城的画	谢 烨 (157)
采访录	谢 烨 (161)
在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	雷米(谢烨) (164)
岛上的顾城	王安忆 (168)
《英儿》故事梗概	(177)
顾城海外作品目录初编(1988—1993)	陈子善 (181)
编后记	陈子善 (184)

2012
1343
69

编者与友人的对话

(代前言)

主持人：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参加者：季桂保（上海文汇出版社编辑）

王为松（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陈：顾城之死在海内外文化界，尤其是华文文学圈，引起了震动和反响，围绕顾城杀妻自缢真可谓众说纷纭。这是一个突发性事件；顾城作为一个诗人又是朦胧诗派的代表性人物，所以很值得把同这一事件相关相涉的各种材料汇总，忠实地辑录下相关的事实与各方的评说，以便为后人研究顾城、研究朦胧诗、研究这一代人、甚至研究这个时代提供一些重要线索。

30年代，英国大作家萧伯纳来华，鲁迅、瞿秋白他们在一周之内就编成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这种把握新闻热点速战速决的选编无论对当时或未来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一做法也给予我们以启迪。现在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推出这本《诗人顾城之死》，也算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吧。

倪：我在刚听到顾城自杀而死的消息时很是吃惊，这种吃惊主要是指他先用利斧把妻子谢烨给劈了——而在我所听到的转述里有一种与一般叙述共同的话语顺序，这个顺序是与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相反的，这种相反背后蕴含的文化的、心理的逻辑，

也许这也是我们的对话必须正视的一个方面。

顾城杀妻自缢同我读顾城之诗所想象出来的一个诗人形象顿时很难连贯统一，因为在我的格式塔里，顾城是一个童话故事人，属一种天真、纯净的孩子形象。想不到顾城更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王：这几年来，顾城似乎从人们关注的视野中逐渐消失了，不意这回在舞台亮相竟是以一个杀人者的角色出现。当时我迅速联想到甘肃《读者》1993年第9期所转载的北京《人物》杂志发表的顾工先生的一篇文章，谈顾城与他的诗。在看该文的结尾时，我还着实费解了一阵，文中说，“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向前走着，好像在继续他儿时完成的游戏……后来他真的走了。”要知道“走了”一词在汉语中有着极为丰厚的内涵。初读时即觉着不很对劲，后来真的听说了顾城的死讯，心想莫非这位与儿子远隔千里的老父亲在年初时就有了一种莫名的预感么？而这种预感连他自己也不经意，却在文章中一不小心泄露了出来。

季：谢烨在《烟》一文中也特别着意地写到顾城“太能睡”，这似乎也在提醒着人们这位熟知顾城的女性也耽心顾城会以某种自绝的方式走向终极。所以从某种宿命的观点看，顾城的自杀是必然甚至自然的，但顾城毕竟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成就了他的自杀情结，并且更重要的是，以妻子谢烨同时身亡作为代价，就把问题搞得复杂化了，因而听到顾城死讯后，进一步弄清事件的所谓真相就显得更为迫切。

陈：把事件的本来面目忠实还原是选编的一个初始动因。但在过程中我们已经发现，有关这一事件的大量材料汇集起来以后，更显明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有着不一样的回忆和理解，我们想得到的是一种统一的原始材料，而实际上收获的只能是各有所重的驳杂的素材，或者说，史料的原始性、真实

性的确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倪：因而与其说回思顾城之死是要把实实在在的原因弄个水落石出，不如说是要把顾城，特别是他的死当作一面镜鉴，照一照自己的内心，自己的生存际遇，并发出属于一己的声音。如此看来，把逝者的生活、把别人的悲剧当作谈论的话题、思考的素材，确也透显出一般人性中的残酷，也实在是有些可怕。

季：但我们在另一方面仍不能放弃解释的冲动，即便所有的谈论都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在我看来，逼近顾城之死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小说《英儿》实在是一个不容有丝毫忽视的切入点。这不仅是因为小说是两位逝者联手成果，小说主人公就叫顾城，小说涉及了顾城、雷米（即谢烨）以及英儿三个人的命运；而且，小说的故事梗概都由顾城本人亲自撰写并投稿要求发表，甚至他还缩写了20万字的长篇作为另一个版本，这种再三重写的举动本身也清楚地意指着顾城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是把这一作品视作了他的生命。

倪：最初从子善先生那里得到《英儿》的故事梗概和片断，匆匆读过，第一感觉就是顾城的生活，尤其是感情生活竟还如此复杂。这顿然瓦解了那简简单单的童话诗人形象，顾城之死的逻辑仿佛已然展开。小说中那句“你们是我的妻子，我爱你们”，给人印象极深，因为在现代型社会，那个复数“你们”绝对触目惊心，与现在人的常态、常态的现在人拉开了显豁的距离。

诚然，从小说的创作方面讲，《英儿》相当成功。这部小说虽是围绕着情与爱的古老话题渐次发展，而由于小说的作者顾城以及与之同名的小说主人公对“女儿国”这一桃花源式的太虚幻境的不同寻常的偏狂追求，使《英儿》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市民文学所常常沉溺的琐碎鸡零的情感小天地，或者说，它写情但不滥情，文笔挺节制、纯净，一如顾城的诗风。尤其是，

叙述者还是注意到了小说的叙述本性。这类自传性、情绪化极强的东西能在叙述角度上有所追求，实属不易，从而也保证了《英儿》作为艺术品的地位。

王：在我看来，我们很容易陷入到顾城精心却又无意识中营构的迷魂阵中，在那里，没有真实没有虚构，无论凶恶无论善良，只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童话王国，这也是顾城一以贯之的追求。小说与生活相互渗透融合，诗与现实已真伪莫辨，顾城完全与他所创造的角色身心交汇，甚至他本意就要抹杀这种叙述者和角色之间的歧异。作为一个任性的孩子，顾城始终被安置在人们和他自己所建造的温房中，感受着太阳的温暖并看见狂风在窗外怒吼，他瞪着“很大很大的眼睛”，做着“很多很多浆果一样的梦”，对诗过份的沉迷而不能自拔使他愿意远离尘嚣，甚至厌恶与自己的亲生骨肉呆在一起。对于这一点，从《英儿》中可以看出，顾城本人虽然间或也有清醒的认识，但却无力挣脱。诗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形成了他内心最残忍的风景，这种对于自我无休止的折磨终于以一种恶性形式爆发出来，让世人瞠目。

季：我以为，任何小说的故事情节都是小说家的一种阴谋或筹划，在这种意义上，小说《英儿》概莫能外。小说是小说，情节是情节，生活却往往是另外一种面貌另外一幅图景。而顾城之死这一事件的关键在于，顾城本人的真实生活同他的小说一样也是一种阴谋，也是一段经过精心筹划刻意追求的故事情节。既然小说主人公顾城最终为了英儿弃绝红尘走上绝途，那么，生活中的顾城就必须为着自己所设定的故事情节和生活逻辑，或者为着这两者的吻合与统一而走向死亡，这也是诗人顾城最终选择自杀的逻辑必然性所在。然而顾城最终选择的不仅仅是自杀，而是先杀妻后自缢，这样，生活逻辑的展开同小说故事情节之间出现了错位，使人们足以有理由怀疑顾城是作为诗人

之死的必然性。同时,我们还可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顾城之姐顾乡眼里,那位疯狂追求过谢烨的德籍华人“大鱼”10月9日抵达新西兰,或许是促使顾城在10月8日非走这一步的一种可能性。

倪: 从更为有力的角度来看,分析生活事件及其逻辑本身也许更具说服力。因为既可认定《英儿》中顾城之死对于生活者顾城而言充满了预示性,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同化作用,更不妨这样认为,《英儿》的写作对于顾城来说是对自我生命的拯救行为,言说渲泄了欲死的情结,而小说中顾城的死作为一种象征性的代偿物是能够驱遣内心生活的阴影的,我们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也正发现了这一点。简单地说,顾城的自杀并不像小说所叙写的那般是为着英儿。应该讲,顾城之死的现实祸根在他们夫妇二人共同把作为第三者的英儿从大陆迎到奥克兰岛时就已种下。当然,他们开初都自以为播下的是龙种。

陈: 话题至此,我想到米兰·昆德拉的《不朽》以及《生活在别处》,后者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关于“诗人之死”的小说。顾城之死当然也是一个诗人肉体上的消亡,但顾城是死在这么一种过份现实化甚或世俗化的生活处境的当口,又何况他最后一次“诗意”的迸发无论如何是那么的残酷——用米兰·昆德拉在《不朽》中评说歌德的方式,几乎可以说与那种失恋毁容者的形象相去不远,所以在某种“不朽”的意义上,顾城杀妻自缢是非常有损于他在走向“不朽”之途中一生的努力的,也许许多的朋友、文化人对这位天才诗人的惋惜与哀悼重于谴责,既可能意味着对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的某种排斥,而更多的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深深的遗憾。

倪: 是的,顾城之死由于他死的方式与时间而构不上绝对的诗人之死,这对于他本人而言是一个很内在的悲剧——其实人都死了,“哪管洪水涛天”,也因此,顾城之死不是一种“诗人之

死”的重现。在此意义上，顾城又成为唯一，他的死最绝对的语言表述应该是“人之死”。这样，的确把某种诗意的、神性的死亡从缥缈的天空降落至凡俗的乃或猥琐的现实土地。但是，或许穿透最俗不可耐的人之死，对人们发现最本质的人类精神现象是最有帮助的。

当然，在顾城、谢烨以及那个真实的人英儿的故事发生发展过程中，顾城和谢烨都不能意识到他们的“游戏”有无异于司空见惯的感情纠葛的朴素性这一最根本的方面。譬如谢烨，是她积极主动地把英儿设法接到顾城身边，她当时的内心生活必然是微妙而又精彩，可换个角度简单地看，谢烨又不过是重复了中国传统妇女的软弱角色而已，因为过去大太太替丈夫纳妾实在是不少，林语堂在《京华烟云》所虚构的理想人物木兰便是个主动鼓励丈夫再娶的角色。但简单看问题的思想方式往往会损耗过多的信息内容，而且我们最可注意的是，他们三人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在我看来，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人、有知有识的人与无知无识无意识地也做成了某种外部形态如出一辙的事情的人，在个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在关于事件的内心体验方面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王： 他们的故事最令人害怕，也可能令人私心里向往的是，他们三人竟能和平共处了一段时间，“相安无事地三人同居”，一男二女，这不能不说是奇迹。而杀妻自缢之前先有英儿出走，这种种结果又是最根本性、最解构性的，它只能表明那是一种可怖的奇迹，人们也该为那一丝丝的私心向往为自己感到可怕。

确实，在整个事件中谢烨举足轻重，她以母性的宽厚——这也是她为朋友们称道的一点，同时更是东方女性成为自己的掘墓人的悲剧因子——兼容了她的丈夫与情敌，事实上甚至一度成为朋友。这使我想起鲁迅先生在论及中国女性时所说的那

句话,中国女人,有母性、女儿性,唯独没有妻性。中国女人喜欢做母亲,而西方女性首先做的是女人,是与男人对等平行的女人,并非包容男人的母亲。没有西方女性那种作为独立人格的平等意识,这本身便是悲剧发生的潜在因素。何况我们的主人公还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任性的孩子会破坏一切他所不如意的事情。

陈: 这里有一点也不能忽视,在顾城和谢烨之间确曾发生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而顾城最终先杀了谢烨这似乎也只能表明他和她之间的情爱性质,以为英儿的出现意味着顾城对谢烨已经无爱,这是对问题的简化,或者是为了防止这一点,我们特意在附录中选辑了顾、谢热恋的情书。

倪: 对此我非常地赞同。我以为,顾城之死在某种人类精神的极限处让当事人体验到了一种常态所不能想象的辉煌;或者也通过此一极端形态,通过这一个个体的事件表现了人性所能企及的深度和强度;而顾城之死又无情地摧毁了这一切,它以一种终极性的事态证明了一点,人类的世界是一个常人聚合的世界,任何提着自己的头发往上拉的人的唯一结局是出离人类世界。生活就是生活,任何把生活学理化、理想化、虚拟化的行为,只能为一己营造一段美妙不可言的时间,一个高处不胜寒的空间,它们绝对无法绝对化,幻境总得破灭,因为人类到底还是一件俗物。

在此,我们通过顾城之死似乎已经走到一种20世纪末普遍存在的对人、对人性的新一轮存在论上的怀疑,或许与上个世纪末还大相径庭,现在,在不少学理的意义上人们不约而同地在追问“现代性”,追问究竟怎样才能生活得更美好。

季: “现代性”本身便是一个过于含混的能指,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显然超出了顾城之死的复杂性。在此语境所能提到“现代性”,按我的理解,是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